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1

彼個所在

Pui Man K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顧珮玟 (2021)。彼個所在。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寫作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彼個所在〉

學生：顧珮玟

指導老師：黃淑嫻老師

嶺南大學中文系

2020-2021

提要

「我」是一個思覺失調病患，與家人關係疏遠，也沒甚麼朋友，本想着到德國作交換生逃離香港的一切，卻不想一切美夢因疫情而中斷。「我」不能再逃避，被迫面對。從隔離開始，「我」的幻覺愈趨嚴重，各種詭異的聲響與黑影逐漸使過去使「我」所畏懼的回憶浮現起來，迫使「我」正視問題。而「她」是貼體的解語花，總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陪「我」渡過難關。「她」看似陽光開朗，家庭和諧，好似世上一切的煩惱紛擾都與「她」無關一樣。然而「她」只是從來不透露自己的情緒，實際是與「我」一樣深受精神病困擾。故事圍繞二人發展，希望帶出不一樣的精神病人視角，其實他們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瘋，「我」和「她」也與大家一般無異，生長於普通家庭、如常讀書、生活。然而我們一般不易察覺他們，才釀成最後的悲劇。

目錄

摘要	1
目錄	2
導言	3-5
第一章	6-7
第二章	8-11
第三章	12-14
第四章	15-17
第五章	18-19

導言

早在中學的時候，看了西西的《感冒》一文，我便想着要寫一個有關精神疾病的故事。現代香港人身體不舒服都知道去看醫生，卻不輕易察覺自己的心也會生病，只任其惡化潰爛。平日說起精神病，接踵而來的都是一些負面標籤，「不正常的」、「痴線」、「癲」，然而在我的求學過程、工作的時候遇到各種各樣的人，他們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經歷過不同的事情而造就成我所遇到的他們。我逐漸明白其實精神病離我們並不是很遠，或者就在你我的身旁，又或者是我們自己。諷刺的是，精神病患者從來都處於社會邊緣，很少人願意真正去了解他們。記得在荷蘭交流的期間，有次一位荷蘭同學與我說她將會缺席一節課，原因是她患有精神疾病需要定期複診。當下她非常自然而然地說起這件事，像是在說自己要去遊玩、看了甚麼書一般輕鬆平常，對自己患有精神病一事毫不避諱。可與我來說，卻是十分震撼，或許是受中華文化思想影響，我身邊的華人朋友好似都隱隱地覺得患上精神疾病是使人羞恥的，而往往面對親人朋友更使他們覺得難以啟齒。久而久之，病了不求醫也不向別人求助，讓自己更陷入情緒的沼澤中，不能自拔，最終釀成悲劇。加之，學童自殺以及情緒病等問題在近年愈趨嚴重，社會、學業、工作、家庭等等的壓力深深困擾着香港人，而許多人都未能找到抒發的出口，這一切所造成的無力感也是近年香港社會所充斥的氣氛。故而我寫一個身邊人的故事，也是你我他的故事，更是這社會每天都在發生的故事。也許悲觀，但這正正是我們每天所見證的事情。

小說通篇以「我」的內心獨白帶出一位精神病患的視角。「我」是有位思覺失調症患者，時常會聽見或看見一些幻象。文章過以各種聲響如敲門聲、走路聲、燈光等嘗試營造出詭異的氣氛，猶如「撞鬼」的畫面，以表現「我」內心的恐懼。其實有時候人的負面情緒便如同鬼影一般，突然就找上自己，一直想着心中的陰影便揮之不去，一直反覆循環像走進死胡同一樣。文章後借由這些幻覺順藤摸瓜，發掘真正使「我」所畏懼的事。「我」生長於一個平凡的家庭，儘管與家人關係並不親近，也是受父母疼愛的，然而也是這樣平凡的一個家庭給予她難以磨滅的傷痕。誰都有機會傷害別人，無關善良與否，而往往帶給人最多傷害的有可能就是最親近的家人。「我」少時從父母親那裏受到傷害，長大後一直不敢承認自己對於父親的死是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其實對於家人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覺得內疚一方面又對於自己所受的傷害難以釋懷。我嘗試將我這代人對家人關係的理解放入文中，親情裏的愛包括了許多喜歡與不喜歡甚至厭惡、煩倦，只是每個人的選擇做法不一樣，而文中主角選擇了逃避的方式去避免衝突，卻不想造成了自己與自己之間更多的衝突。

另，小說有意將「我」與「她」兩位主要人物設定為二元對立的角色。「我」是較為冷靜理性，讀其內心獨白會明顯感覺是個較為憂鬱沉靜的角色；而「她」陽光燦爛，是個較容易為人所親近的角色。普遍社會對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都有種錯誤認知，認為患者會是明顯外露低落情緒的。然而也有許多病患是不會輕易表露自己的情緒。小說

特意選用有限視角，第一人稱，除了想詳細剖析病患內心世界，也希望表現出這種諷刺現象。「她」是社會普遍價值所認同且追捧的一種形象，開朗、隨和、善於交際應酬，這樣貌似全能完美的形象我們或多或少都曾遇到過、羨往過。可是「她」所呈現出的形象只是其中一部分，又或者是「她」所想塑造出的自己而已。「我」對「她」也是片面的了解，故而當「她」作出那麼極端的決定後，「我」才會受到如此大的衝擊。而兩位人物性格的對立，就是為突顯出其實精神病不論是誰都有機會患上，尤其在如今的社會更是隨處可見。文中對於「她」的性格以外的事情沒有過多著墨，沒有說起其過往經歷，沒有描述其感情，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其實這是根據我對現代人的人際交往的感受而寫的，在我這年紀的人主要都靠網路媒體去建立、維繫一段關係，其實這樣的方式去認識別人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時候除了那幾張照片便對這人一無所知，就如文中的「我」對「她」一般毫無理解。「她」是作一虛筆去描述的，到最後才揭曉原來「她」也與「我」無異，都深受精神病所困擾，只是「她」習慣隱忍，隱藏得比較好，叫身邊人甚至於家人朋友都不易察覺。而將「我」的性格設置為冷靜理性，甚至帶點厭世的想法是想表達出精神病患並不如大眾所想像般「異常」甚至是「癲」，他們許多都悄悄的，不顯眼的潛藏於人群之中，也是回應前面所提及的，精神病也許離我們並不遠。

文中反覆出現〈彼個所在〉的歌詞，這首歌其實是台灣歌手魏如萱悼念父親還有同是歌手的好友盧凱彤離世所作的歌。盧凱彤亦曾深受情緒病的折磨，最後選擇墜樓身亡。歌詞中有台語、普通話、英語、粵語四種語言去唱出對亡者的思念，可以視作暗示「她」最後作的決定。前段響起的「**眼眶紅紅 嚟想要講話 估估坐佇邊 敢若無魂有體**（眼眶紅紅 不想要說話 靜靜坐在這 好像魂不守舍）*I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對不對*」是對照「我」的心情，「她」像是有所感應一般馬上到「我」的身邊來，而「她」也可能是同樣的心情，然而掩蓋得極好，叫人以為「她」會是治癒者的角色。最後我走出喪禮響起鈴聲變作「**你今嘛住的彼個所在 咁有習慣**（你現在住在那個地方 習不習慣）**係唔係想去邊 就去邊**」一直以來守護在「我」身邊的角色驟然離去，「我」深受打擊，更勾起「我」對於父親離世的回憶與恐懼，使得病情再度惡化重複聽到幻覺，不斷強迫自己洗手，逐漸變成另一個「她」，延續又一齣悲劇。

感謝黃老師推薦了幾部電影與文章給我，其中《The Tenant》在營造氣氛方面給了我一些方向去說故事，電影中以各種聲響、牆壁裏奇怪的牙齒、詭異的鄰居等等塑造出似是而非的恐怖氣氛，襯托出主角作為新移民的不適應、孤獨、恐懼之感。這使我想在營造精神病人眼中瘋狂的世界時可以利用鬼影與聲響來帶出其內心的懼怕。另外，我也讀了三島由紀夫的《盛夏之死》，其中寫主角朝子因一場意失去三位親人後，耗費很長一段時間沉溺於其中，文中透過朝子的內心反覆打量人性與死亡。這也讓我重新審視死亡，有時候對於親人的死亡其實很難與自己切割開來，極力遺忘也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去記得。像小說中的「我」以為自己淡忘了父親的死亡與他帶給自己的傷痕一樣，其實仍然表現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這並不是一篇溫馨治癒的故事，也許是個人

比較悲觀，但某程度上亦反應了現實確實如此，這樣的悲劇每天都在發生。然而文章並非想要批判現代社會的家庭與人際關係，那全然是各人的想法決定，無關對錯。只是希望藉由這故事帶出許多人曾經歷的或是正在經歷的人生難題，故事或許可以找到各人的影子，讓我們藉此反思一下，多久沒有好好跟自己聊一下，聆聽自己的心聲了。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完成一篇小說，過往寫作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只是泛泛而談，總是喜歡堆砌華麗詞藻去掩飾文章的內容空泛，故而每次寫到一半便覺得寫的東西毫無意義，最後棄而不作。是次創作也曾遇到相同問題，在寫主角「我」時難以代入其角度理解精神患者的世界，只一直重複同樣的聲響、驚嚇的場面，卻沒有走進深入的視角去解剖主角的經歷背景，變作滿紙的荒唐空話。黃老師跟我說寫小說的時候需跳出框架，以上帝視角去理解每個人物，要去想像這個人物生活圈子會遇見甚麼人、發生甚麼事、又會作如何反應。這過程對我來說是困難的，也不知最後在讀者看來這是怎樣的一個作品，希望不會是一部無病呻吟之作，多多少少能為人帶來一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精神病人。寫小說是漫長而煎熬的經歷，要把其中人物所經歷的、體會的通通都感受一遍，但希望這不是我的結束，以還會體驗各種不同的人生。

一、

冷氣機底下的地氈濕了一整塊，「滴答滴答」，五十七滴、五十八滴、五十九滴……我每日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昨天做過的事情、昨天想過的東西，就這樣盡可能地避開能讓自己狂喜或是悲傷的事。我原以為自己能就這樣相安無事地撐完十四天，隔離不就只是不出門而已，平常也慣了宅在家無所事事的感覺，我以為自己在不出門這方面是遊刃有餘的，但原來當人真正失去選擇的權利時是會瘋掉的。

那冷氣機哭鬧了一整個下午，我便將他流下的眼淚都數了一遍。我不擅於也不喜歡做安慰的角色，只因我很清楚這世界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這回事。但冷氣機哭了，是讓人更不知所措的事，不知道冷氣機怎麼了，不知道要做些甚麼才好，只覺得那水漬格外礙眼，於是拿了個吹風機對著地氈一直勁地吹，乾了又濕濕了又乾，想要把一切不留痕跡地抹去。我百無聊賴地打開電視，台換了又換，最後停在了一人聲鼎沸的畫面。從高空往下拍是黑鴉鴉的一片，人頭不停攢動着，那裏的人們高舉手幅標語齊聲呼叫，聲量之大有振聾發聵之效。「砰！」鏡頭一轉，猶如電影特效白茫茫的煙霧覆蓋整個畫面甚麼也看不見，只剩下呼天搶地的尖叫聲、哭喊聲此起彼落。「咚咚咚咚。」我的心房也隨之起伏，甚至能清晰地聽見他一次又一次撞擊着我的聲音。我緊盯着螢幕的動態，老半天卻再也看不見其他的畫面，當真是一齣荒唐的戲啊。

「砰！」又一聲巨響，我的心臟再次失控地撞擊，嚇得我馬上把電視關掉，切斷一切擾亂自己的可能。「咯咯咯。」敲門聲在一片寂靜中似警報器般響起，我的手像觸電一般將遙控器扔得遠遠的，一個激靈站了起身，兩步便跳回床上，一頭鑽進被窩裏，完全沒有要到門邊查看的意思。「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敲門聲並沒有因為得不到回應而中斷，而是更加急切地催促着，希望得到回應。我死死地緊閉雙眼，把眼耳口鼻都深埋在被子枕頭底下一動不動，空氣一點一點變得稀薄，漆黑中的我卻覺得若能如此離去倒也不算很壞。良久，房間又回復死寂，我又待了一會兒，才緩慢地打開一眼縫窺探周圍。床頭的電子時鐘又跳了數字，「凌晨一點零四分」，左眼皮又開始狂跳了。

「目眶紅紅 嚟想要講話 估估坐佇邊 敢若無魂有體 I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對不對一」這鈴聲幾乎每天都會響起幾次，我一聽見那歌聲便整個人鬆倒，大字型躺下仰望天花板，聽了幾句歌後緩緩伸手拿起手機按下通話按鈕。「喂，我是你的陪睡專員，包聊到你睡為止，請問閣下有需要聊天服務嗎？」其實白天裏才聽過她的聲音，但不知怎麼的此刻聽到她溫柔又帶點調皮的語調，心裏像打翻一壺滾水，讓翻騰不止的熱水一下子都流走了。我吸了吸鼻子回答道：「好呀，你今天又去哪裏玩啦？」她的聲音明快又爽朗，像清脆的木琴獨奏：「我才沒有天天出去玩啦，你都沒有留意我，我最近在實習，天天都在家辦公啊。」自隔離第三天以來我的確沒有再關注她，準確來說是沒有關注任何人的近況。在酒店隔離的頭幾天，除了上廁所滑手機，便是躺在床上滑手機。隨手點進instagram把所有的圈圈清除，再滑到最底下的帖子，又退出去點進F

acebook，滑滑滑到最底，又退回instagram。其實我談不上十分熟悉在社交平台上的那些朋友，有些甚至根本沒有在現實中碰過面。但不得不說這些媒體平台真是個方便的東西，能讓數不盡的平行線拗成交錯甚至重疊。我總是這樣躺在床上漫無目的地滑進別人的生活，但永遠不會參與其中，像欣賞一齣又一齣精彩紛呈的電影，過後默默地留下只有喜歡的評語。而她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更新，忙碌奔走於各個框框裏為別人的生活客串演出。前天是在A的頁面見到她在工作加班，昨天又在B那裏看見她與朋友慶生，今天又有新朋友們的郵輪派對。那裏面的人都笑得十分得意，愈看便愈覺得有種被人嘲笑的不快。忽然間有種感覺，我才是一直活在銀幕裏的人，所感受到的悲傷、憤怒、無力都只為供人消遣息擲揄，於是一把將把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一切能得知外界信息的程式都刪除了。

「你回來香港有跟家裏聯繫嗎？」

「沒有。反正到時候就知道了，沒有必要提早聽他們嘮叨。」其實早在疫情開始在歐洲爆發的時候母親就有聯絡過讓我回家，只是香港有太多太多我實在不想面對的東西，只好拖到最後一刻學校讓我回去，然後才不情願地去買機票回港。有時候我會想我跟母親這輩子大概只能當個最熟悉的陌生人。說實在的，母親也不是對我不好，我們也不是甚麼問題家庭，沒有家暴、沒有性侵、沒有甚麼變態的問題。純粹是普通的單親家庭，父親在數年前得了肺癌去世了，說是悲傷但也都過去了。好似有許多的問題但又好似甚麼問題都沒有，然而最無力的就是當所有問題都無從責怪的時候，人只能把一切都賴在命運的身上，然後被動地接受。一開始我們家也與一般家庭一樣總是吵架，只是愈吵我便愈覺得這樣是毫無意義的，漸漸便也不說話了，雖然連着一層血緣關係，卻是比陌生人還要沉默。但是我想為着這層血緣關係，我還是愛母親的吧，畢竟如今她是我唯一的親人了，正如她也應該是這樣想的。

「還是應該讓家人知道吧，下次阿姨問我就講了，免得讓她擔心。對了，你不要吃安眠藥了，睡不著就打給我，看到甚麼、遇到甚麼狀況也要打給我，知道嗎？」我嘴裏含糊地應著，咬了咬唇還是開了口：「其實我剛才好像又遇到了……」她沒有說話，電話那一頭窸窣作響一會兒，才悠揚傳來輕柔的音樂。「我們一起聽歌聽到天亮吧！」說罷便扯著嗓子唱起不適合她的調子。我忍俊不禁，一邊哼著歌一邊替她找回調子。

「我的哀愁還下著雨 潮濕的大霧何時散去 答答滴答答 答答滴答滴……」

二、

四月的香港已是悶熱難耐，流火似的耀陽直射到我的背上，像是上了鐐銬的犯人，頭低得下巴蹭在衣領上，在通往刑場的路上負重前行。兩個沉甸甸的大箱子此刻倒合了我的意，省了再為自己找藉口的力氣，光明正大地一點一點蹭着回家。

「對啊，現在回家，剛上了巴士。」有時候真的懷疑她是不是裝了追蹤器在自己身上，剛上了巴士，剛到上層的位子坐好，她就來了電話。她的慰問總是來的如此剛好，不早也不晚。聽着電話那端溫柔的叮嚀，一邊看車窗外的風景。車窗一晃一晃的，連着倒影出來的自己也七扭八歪的，與密集的街景招牌重疊在一起蕩來蕩去，像魔女的鏡子映出來的光怪陸離的世界。

「我剛才跟阿姨說了，也跟她解釋了，你再好好跟她說一下，不要吵架喔。」聽罷，思緒有些飄遠了，不禁在想究竟上一次跟母親坐下來好好談話是甚麼時候呢？是中三要選科的時候？還是大一要住宿舍的時候？又好像是過年前某天晚飯圍在一起看新聞的時候。我是完全不理解母親的想法，誠如她對我也是完全不了解的，故而每次對話都是雞同鴨講，到最後不歡而散。每次吵架也根本與最初的話題無關，總有本事講着講着便吵起來了。記得大三的時候我很想要去德國當交換生，但家裏也不是說十分富裕，苦惱了好一段時間才跟母親說。母親總是有些仇外思想，老覺得外國也沒甚麼了不起的，念個書不必遠赴歐洲，現在就很好沒必要浪費錢。當時我便立即反駁道好不好也要體驗過才知道，我才不希望一輩子困在這裏當井底之蛙。後來不知道為甚麼講着講着就變成了我想拋棄母親，莫名就成了忘恩負義的不孝女了。這把火燒得莫名其妙，當下我是既氣憤又委屈，咣一下甩掉家門便走了。然而當人晦氣起來真的是甚麼事情都能遇上，偏偏就在那時候下起了滂沱大雨，雨勢之大使幾步外的事物也朦朧。我腳踏着人字拖飛奔到樓下商場遊蕩，如孤魂野鬼般形容狼狽，也是這時候那鈴聲適時響起解救了我。

看着走上逐漸熟悉的公路，但心裏卻沒有一丁點兒興奮的心情。路旁零丁的小黃花在輕輕招手，突然生出一種艷羨的感覺，野生的真好啊。末了又搖了搖頭苦笑，這種想法要是被母親知道了又該斥責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走廊的黃燈昏沉無力地亮着，一路走來是密密麻麻的小方磚，一格格十分整齊地把每戶圈在一樣的距離裏。我提着兩個大箱子站在門前，牆壁上有大顆的水珠沿壁滑落，恰巧落入衣領，沿着背與汗水一起滴下。我忍不住暗自想道：這樣悶熱的日子到底甚麼時候才到頭啊。怔怔地站了一會兒，耳邊一直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那聲音飄渺在走廊夾雜着回音愈趨明顯，我故意調高耳機裏的音樂聲量好讓自己能忽略周圍，一鼓作氣按下門鈴。「叮—噹—」門鈴仿佛響了有一個世紀那樣漫長。「咔嚓—」光線一下子照進黃沉沉的走廊，開門的是母親，她的臉逆着光看上去十分陰沉。不知道是不是我面向光的關係，陽光照得晃眼，母親的人影晃成兩個一瞬又合成一個。

「你倒是肯回家了，不是打算拋下我自己快活去嗎？回香港也不告訴我，你還知道回來啊。」

「噏噏一」

那老舊的鐵門應該是生鏽了，拉開的時咯吱咯吱地響，刺耳得使人起了一身的雞皮。拉門的聲音與母親尖銳的嗓門重疊在一起，吵得腦袋嗡嗡的響。我默不作聲地把身後的行李逐一消毒再搬進家裏，母親一直趕在身後唸着，我一邊收拾行李一邊口裏隨意應聲，佯裝聆聽母親的教訓，思緒一路循着母親嘰哩咕嚕的聲音爬回小學四年級的暑假。

「她就是這樣，講也不聽，房間也邋邋，書又讀不好……」母親老是這樣，每當父親訓斥我的時候，她就在一旁冷不丁地插幾句話數落我，儘管她說的内容總是毫不相關的，總之就是先通通都數落一遍。而我就站在走廊裏拉着耳朵面對牆壁，像個複讀機一樣喃喃：「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再大聲點！」**我背對着父親卻仍覺得那聲音下一秒便要生吞了我似的，我整個人抖了抖，再顧不得每家每户敞開的大門，吊着嗓門大喊：「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我不應該洗澡洗那麼久，以後不會再犯……」小時候的我以為洗澡太久是一種大罪，大得應該被大眾圍觀公審，以致我後來洗澡都限在五分鐘之內完成。儘管在宿舍也沒有人會說我，但我心中莫名就有頭怪獸在追趕着我，洗快點，再洗快點。

「喂！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啊？我是在跟空氣說話嗎？」要不是眼前的母親臉上多了幾道皺紋，我還以為自己還浸在過去，來不及長大。眼看母親正要發作的樣子，我暗自嘆了口氣，放下手中的衣服，轉過身體來正色與母親道歉：「我之前不應該對你大小聲的，我是不會拋棄你的。」像是不平等條約一樣，弱勢的一方總要低頭，把一切過錯都攬上。自父親過世後，母親便愈來愈依賴我，出門買菜要帶上我、下樓散步也要拉上我，我要是不肯她就會像個小孩一樣哭鬧說我嫌棄她。大學期間也有過幾段曖昧關係，不過幾次都讓母親給撞破了，又是一段尋死覓活的指控說我要拋棄她，最後幾段戀情都不了了之。我想也好吧我這樣的人哪能談戀愛，也免得耽誤人家，於是一心專注於學業裏了。每次在家都感覺是等待秋決的犯人，一直被掐着脖子數着過日子。大學期間我也一直躲在宿舍裏，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而此刻我在想一定要想辦法盡快回宿舍住，再多住兩天保不準我會發瘋。

洗過澡後我拿毛巾甩了甩還在滴水的頭髮，一抹黑影從眼角一閃而過，擦頭髮的手頓了頓，瞬間四周的時間好似停擺了。我深呼吸一口氣，想着應該是今天太勞累一時恍惚而已，就這樣一邊安慰自己一邊走回房間。夜幕低垂，房間的窗戶大敞，徐徐涼風

吹來，立在窗前透過窗花看外面的大樓，莫名有種站在鳥籠裏被賞玩的感覺。我有些心慌地環顧兩旁的大樓，其中有一窗戶尤為醒目，就在旁邊大樓的樓下那一層，透出血紅的燈光，那裏有個男人的身影倚在窗旁，在這個位置未能看清他的相貌但他的身板挺得直直的，一動不動。不知道他是從何時就在那裏，只知道我看了有多久，他就站了多久。不知道是不是被晚風灌的，後頸微微地在發麻，我拍了拍自己的腦袋，走到床邊一下子倒下去。頭髮浸濕了枕頭，枕頭上有股潮濕的霉氣，濕答答的頭髮纏上了臉跟頸，使人有種窒息感。母親習慣早睡的關係家中十點多已經燈火全熄，黑暗中整個空間靜得耳中發出「嗡嗡」的聲音。

「咯咯。」死寂中敲打聲尤其清晰，好似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與那牆壁互相撞擊的聲音。「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額前、頸後、背後早已濕濡了一大片，已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的汗還是頭髮未乾的水，只死命弓起身子拽着被子，把眼睛緊合不留一絲縫隙。

「咯咯。」

「咯咯。」

「咯咯。」

另一邊牆壁傳來緩慢而又有力的聲音。未知的事物往往使人最恐懼，人總有法子想像出各種折磨自己的東西。我仿佛能看見誰正在另一頭拿腦袋撞向牆壁，鮮血沿壁滑落互相交錯成了一道道疤痕。這樣一邊止不住地想像着，又再縮了縮脖子把自己藏到被子底下。

「啪！」我好似聽到被子外是母親手上的木尺敲打在桌子上。我年幼的心臟也跟着跳了跳，那木尺在七八歲的小孩看來像是劊子手的刀，可能下一秒行刑的便是我。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啪！」椅子應聲倒地，父親一下子站起來，像巨人一樣居高臨下地俯視我，陰影籠罩於我小小的身軀，我一驚立馬噓聲，只剩肩膀有一下沒一下地抽搐着。父親一手提起我的衣領，我的短短的兩臂在空中無力地揮舞，只得從着他的力氣一下被扯走。「咣！」我追趕着那被奪去的光，直至門完全合上，一絲縫隙也不留下。「哭哭哭！整天就會哭，甚麼時候你不哭了，甚麼時候才可以出來！」隔着門父親的聲音仍猶如猿嘯虎啼，衝破門板在我耳邊狂哮不止。我哭得愈發的厲害，一邊扯着嗓門大喊一邊急迫地撓門，哭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廁所裏迴盪扭曲。突然想起週末電影台播映的殭屍片，那裏面的殭屍一扭一扭的，牙尖嘴利，還有蒼白詭異的臉孔。這時門外有腳步聲踱來踱去，恍如警戒訊號，「我可是在這裏聽著，別想著可以溜出來！」父親洪亮的聲音又突然響起，我一下子噤了聲嚴嚴地摀住了嘴。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水龍頭，踮高腳尖把它轉開，水嘩啦嘩啦流下來，撫平我的惶恐，在漆黑之中陪伴我。

「啪！」窗戶被晚風甩上，嚇得我整個人跳回現實，再把被子拉嚴實些以搗住整個頭。一整晚我都一直未敢張開眼睛，身體作弓狀，腳還抽了幾次筋，但仍未敢大口呼吸。好不容易待聽到外頭有出門的聲響，這才起身走出客廳，卻見母親沒有出門，一大早在晾衣服。昨天才帶回來的一大箱衣服如今成了黑鴉鴉的一片帷帳，不讓白天有透露出的可能。因為大部分都是冬天的衣服，那晾衣架被壓得快要喘不過氣來，欲斷不斷的模式很像是在垂死掙扎。我一下子跑到廁所，看見鏡子裏的自己如同白紙上挖了兩個黑洞，蒼白空洞，形容枯槁。我伸出兩隻手指放到口中，拼命使勁地想把裏頭的空氣都挖走，一股噁心勁從心臟開始衝出來，我馬上跪了下來面向着廁所，一下把遇到的各種奇怪的事全都吐出來，代替了歇斯底里的尖叫。

「目眶紅紅 嚟想要講話 怙怙坐佇邊 敢若無魂有體 *I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對不對一」我用手背大力抹掉嘴邊的唾沫，嘴唇立即紅腫了起來，像極了Joker裏的主角。我按下通話鍵並望向鏡中的自己扯了扯嘴角。電話的另一端沒有馬上說話，只靜靜地待着，就在我的耳旁待着。我走到淋浴間裏拉上浴簾，拉下蓮蓬頭讓其對準水盆，再把水開到最大，浴室裏「劈哩叭啦」地鳴起連環槍聲。我這才對着電話放聲哭了出來。

「不如下星期你來我宿舍住吧，反正我室友也不回來的。」

「好。」此刻的我如同浮沉在海上多日，只要看到生機，胡亂抓到點甚麼都咬住不放，生怕再度沉淪下去。

三、

夏天仿佛要昭示天下他即將的到來，即使天空壓得低低的，太陽躲在重重烏雲的身後，也能感受到空氣中悶熱的溫度，像泡在一盆接近沸點的水，稍不留神便會蒸發一切。

「曉！」她遠遠地招着手向我跑來，隔着一段距離也能看見那眯眯的笑眼和鼓鼓的嘴邊肉。有一種人好似天生就滿身朝氣，讓周遭的人都願意與之親近，甚至打從心底羨往她。這樣想着，我甚至努力地想像了一下她陰沉的樣子，卻發現怎麼樣都不適合她，她這樣的人就該理所當然的生活在陽光之下。「坐那麼久的車，你應該暈了吧，我買了你最喜歡的青茶微糖走冰，快回房間吧。」她一看見我便伸手接過那一大袋行李，走回宿舍的路上一邊絮絮叨叨着昨天聚餐發生的趣事。她說的正起勁，額前的瀏海隨着她的動作一抖一抖的，能隱約看見她額前的小汗珠。我順着她的長髮看了看她的背後，她深藍色連身裙的背後沁出大片汗跡，見狀忍不住問道：「今天那麼熱你還穿長袖，不難受嗎？」她雀躍的聲音頓了一下，手指在長長的袖子裏再往裏縮了縮。「不會啊，我習慣了。長袖比較舒服啊。」她說着勾起我的胳膊拉着我往前走了。

回到宿舍房間，我簡直以為自己是新入住宿舍的第一天，除了整潔的床單枕頭作入住的證明，我要住的那一邊是空蕩蕩的一片，打開衣櫥也只剩一排晃來晃去的衣架。

「你的室友真的完全不回來啊？乾淨得很誇張呢。」她故作神秘地笑：「當然是為了我們的曉靜收拾乾淨啦！不過她也真的是不回來，她都住男朋友那裏。放心吧，我都跟她說好了。」

「咯咯。」我幾乎是反射動作整個人縮進桌子底下，抱膝躲在陰影裏，頭深深地埋進雙臂裏，全身都在微微地發抖。

「我在換衣服，是誰？」她並未開門而是對門外輕聲問。

「大口仔啦，那你換完衣服來我房間，有蛋糕吃喔。」門外的聲音回道。

「好喔，謝謝你喔。」

她走進陰影中跪在我的身旁張開臂環抱我，手一邊輕輕地梳理着我糾結成一團的髮絲。「只是對面房敲門而已。我在這裏，不要怕。」她的聲音此刻如淙淙泉水溫和而平靜，我緊緊地拽住她散在地板上的裙擺，那裙擺上的刺繡紋路硌得手痛，但又不願就此放手。她執起我的手緩緩拍起我的手背，嘴邊泛起兩個梨窩，眼中的擔憂將我的不安疏理好，輕笑道：「走吧，我們去吃蛋糕。」

夜晚洗過澡後閒來無事，又或者說是選擇性無事，大家都懶懶的，不願打開電腦面對使人頭痛的期末報告。我們不約而同地躺在床上發呆，房間裏只開了小吊燈，數個小黃燈在空中飛舞，使這討人厭的四月夜裏染上點點浪漫。

「大口仔看起來人很好。」我回想起今天下午對面房間請我們吃蛋糕，那人看上去很兇，人卻是意外地熱情，捉住我們一聊便是一個下午，談話間意外地發現大口仔和我都是張國榮的粉絲，於是愈發對對方有好感。

「她人不錯的，廚藝也很好，讀書也很棒，運動也厲害，幾乎所有都很好的。」

「那不就和你一樣？」我輕輕地笑了。她沒有立即回答，手將長長的袖子絞在一起，完全將她的手包圍起來。

「我好嗎？」我似乎能聽到她的自言自語，聲音像飄渺在雲霧之中。

「你有不好的嗎？性格好、又是學霸、朋友又多、家裏有錢，最重要的是……」我神秘兮兮地拉長話音，她果然立馬轉過頭來定睛凝視我。

「唱歌還很好聽啊美女。」我扮起一幅滑稽的表情，房間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我們許是互相感染，一邊笑一邊撫着肚子，又笑又哭的模樣甚是古怪。

「叮鈴鈴——」電話鈴聲冷卻了房裏的溫度，她只一瞬便收掉臉上的笑容，她的側臉籠罩於昏暗中，表情不是十分清楚，只覺得整個人好像隔了一層積滿塵灰的玻璃，既看不透也摸不到。她拿起電話並沒有馬上接起而是走到外頭去了。「咔嚓。」門緩緩關上，剛才滿室笑語仍殘存在空中，附在那一顆顆吊燈的影子上，在月光下扭曲變形，逐漸變得刺耳。我有些心寒，卻也覺得不好打擾她，只好埋頭被窩裏。

「咯咯。」

「大...大口仔嗎？」我試探性地問，外頭卻是一片寂靜。從窗外看出去可以看見對面屋苑有數盞紅燈亮着，在墨黑的夜裏像是危險的信號，那對面有個身形魁梧男人的黑影倚在陽台，隔得很遠但我總能感受到他的視線似的，如活在一個透明的牢房裏，無所遁形。「嗒嗒嗒嗒……」宿舍的隔音很差，走廊裏有一絲風吹草動房間裏都可以聽得很清楚。我們住在走廊盡頭，外頭一直傳來皮鞋聲來來回回反覆走了很久。皮鞋聲漸行漸弱，當我準備鬆一口氣時，那鞋又再走近。我用被子把整個人裹得嚴嚴實實，卻又止不住地在裏面顫抖。

過了好像一個世紀那麼長，門才悄然打開了透出一簇光，像是小時候解救黑屋中的我的第一束光，明亮而平和。我馬上坐了起來，看見是她走了進來我鬆了一口氣。她的袖管裏還滴着水，她隨意拿毛巾印了印水，這才看見她的手心手背都破了皮，有好幾處還在結痂。「你的潔癖還是那麼嚴重啊，手都破皮了還玩命地洗。」見狀忍不住說了她幾句，她聽罷怔了怔，很快便訕笑道：「是啊，沒辦法，疫情那麼嚴重，總覺得這世界到處都很髒。」我躊躇了一下，故作輕鬆地說：「剛才你打了好久的電話，我有些害怕。」她隨即擠進我的被窩抱着我，她的身體像個大暖爐，房間裏把冷氣開到最大像停屍間一樣陰冷，讓人不自覺地往她身邊靠攏。「對不起嘛，我爸爸想跟我聊一下嘛，以後都不會把你拋下的。」聽到她這麼說，我高懸的心頓時平穩了許多，但又有些不安，深怕自己會變得跟母親一樣，喜歡不斷情緒勒索別人。想到這裏不禁打從心底羨慕她與家人的關係，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會打電話聊聊天。「真是羨慕你，跟

家人關係真好，經常都會打電話。」我長嘆了一口氣，幽幽地開口。她許是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我，一時之間只剩天花板的風扇不諳眼色地咔咔作響。我凝視着天花板上的裂紋一直沿著牆壁往下延伸，床貼着牆一下子阻擋了裂紋的去路，讓人無法繼續探究下去。良久，我們都沒有吭聲，睡意漸起，眼前逐漸迷糊，隱約中好似聽到有人輕輕地說了句甚麼，可是我們誰都再也沒有接話了。

四、

疫情稍為緩和下的晚市坐無虛席，一室歡聲雷動，真正印證了香港精神「馬照跑，舞照跳」。有時候我在想這城市會否怨恨生活在這裏的人，不論這城市傷痕累累，人們的忘性總能趕上速度，好好地生活下去。

下午的時候大口仔與她的室友提議一道晚飯，我們四人選了一間學校附近的餐廳，坐了窗邊的一張小圓桌，我挨着她的旁邊坐下，她今天穿的仍然是長袖，一件白色雪紡長袖襯衫，手腕處的荷葉邊溫柔地散開，十分適合她的氣質。她放下袋子的時候，無意中翻出一小截袖口露出部分手腕，我看得不是十分仔細，那裏仿佛是一道淺淺的粉色疤痕，剛要張口問她的時候她卻起身走向了洗手間。大口仔她們正在聊烘焙的秘訣聊得熱火朝天，要怎麼揉麵團才會有咬勁，要怎調整食材份量等等，我不是很感興趣也不是很留心聽她們說的話。我坐的位置能看見洗手間的門口，於是就一直張望那裏的動靜。

好一會兒她才走出來，我再三留意她的手腕處，她也好像在昭示着自己的清白一般，大大方方地翻開袖口把手腕攤在我眼前，然而那卻是一截整潔皓白的手腕，粉色的疤痕不翼而飛，我也只好當是自己老眼昏花了。「哎呀，你的手怎麼了啊。」大口仔拉起她的手驚呼了起來，她許是有些尷尬，扯出了一個不甚自然的微笑，手上微微掙扎了一下，最後還是任由她查看。「她嚴重潔癖啦，說了她好多次不要那麼大力洗手、不要洗那麼多次，她老是不聽。她可能覺得皮都掉光才算是乾淨吧。」我見怪不怪地替她解釋道。她只笑不語。許是我多心，每當她臉上浮出這微笑時我都有股衝動想要把她的人皮面具給撕下來，但見她談笑如常又不免責怪自己疑心生暗鬼。後她開口催促大家點餐這話題才揭過去不提。

「我想吃卡邦尼和雞翼！」

「不要吧，太油膩了。」

「我們叫一個蒜炒意粉，一個小吃拼盤，一個薄餅好不好？」

「不夠啦，再叫一個海鮮燴飯吧。」

我們七嘴八舌討論吃甚麼不吃甚麼，她只靜靜地聽着，不發表意見，手托着腮幫低頭看餐牌，長髮整齊地梳在耳後，偶爾有幾根不聽話的碎髮插了出來，其餘的都柔順地散落於肩。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那是卡邦尼意粉。「你想吃卡邦尼嗎？」我輕聲問道。她彎起眼睛擺擺手說：「沒有啦，我甚麼都吃，你們隨意點就好。」復又將餐牌翻了頁。不知怎麼的，腦袋陡然掠過太宰治說的「一旦別人問起自己想要什麼，那一剎那反倒什麼都不想要了。怎麼樣都行，反正不可能有什麼讓我快樂的東西」。忽然之間有種感覺她是在跟我們劃清界線，又或這才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距離。

「沒關係，我都可以，你們選吧。」又是這句話。她竟可以如此輕鬆地說出這句話，讓我不禁側目。小組報告分工的時候旁人都是搶着要做最簡單輕鬆的部分，有時候我

真的不知道該說她是大愛還是蠢好。大學本來就是社會的縮影，各掃門前雪，只要不損及自己的利益，別人如何都不算是事。「我下星期有三個報告，能不能讓我只做介紹和總結。」大口仔的室友搶先第一個開口。我忍不住冷笑一聲轉頭去看她的反應，她果然十分平靜，甚至連眉毛都沒有挑一下。雖然戴着口罩，但她的那雙眼睛仍然柔和得像月牙一般彎起，坐在旁邊能聽見她的聲音溫柔到沒有脾氣，像一湖死水吹不起波瀾。「好的，那我做剩下的數據整理還有分析。大口仔做前面的資料搜集好嗎？」大口仔靜了靜然後直道：「這樣分工也太不公平，她人好才攬了最多的工作做。但你有報告是你的責任，不應該讓別人替你承擔，我們重新分工吧。」大口仔的室友聽她毫不諱言的指責，一點一點地紅了臉，倒也無話可說了。我一向不喜歡參與任何紛爭，那都是毫無意義的，一時之間無人說話，場面有些尷尬，最後還是她向雙方笑着打圓場，這場小插曲才終於落幕。我在旁邊看她不斷說說笑笑想要熱絡氣氛，心裏當真十分佩服她，這種角色我實在做不來，也沒興趣。以前還能正常上課的時候，每次在學校碰見她，身邊總是圍繞着一大幫人，各懷鬼胎，無非就是對她有所求吧，求學分的、求愛的、求面子的、求財的，來者不拒，她總能用笑臉一一對應，與我簡直是兩個完全相反的人。

要說起我們這兩條平行線是如何交集的，真的是一齣狗血肥皂劇。那時總是喜歡戴黑色口罩，母親對顏色特別敏感，一見便要喊打喊殺的，家中掀起顏色革命，我挨了好一頓揍然後哭着跑回學校。衝動之下一鼓氣爬上了教學樓的頂樓，想說那地方是禁地，應該也不會有人進出，卻又不甘於走得悄無聲息，教學樓是再合適不過了。然而當我真的站了上去，冷風在我耳旁呼嘯，四季常青的樹林此時都被我踩在腳下拼命掙扎，左搖右擺。我忽然明白了自己既沒有活着面對的勇氣，更沒有了結自己的勇氣，只得混沌之中掙扎求存下去。就在那時候，有雙粗糙的手硬生生拽我下去，拽得我生疼。

「不要死。」她對我說。

她拼命捉住我的手，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她哭。我伸出手，接住了她滾燙的淚，在我的掌心揮發。我不時的在想，若是她沒有捉住我，結果又會如何。

「叮鈴鈴—」她的手機鈴聲從回憶裏喚醒我，她抬起手機看了看，那上面顯示着「爸爸」二字，卻不見她接起，反調作靜音任由那手機拼命呼叫。才終於消停數秒，桌子又震動起來，「吱—吱—吱—吱—」的響，像是在無聲中吶喊。她拿着手機遲遲未按通話鍵，我不禁覺得奇怪，平日她跟爸爸的關係最是要好，難道他們也會吵架？於是出聲勸道：「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你還是接吧，有話說清楚也好。」不知道她聽進去沒有，人像定格了一樣沒有反應，只見她長長的衣袖幾乎微不可察地在抖動。

「吱—」那手機又再扭動，她這次一把抓起手機站了起來走到餐廳外頭去了。那之後

卻再也不見她回到餐廳，正想要去找她的時候，就收到她傳來的訊息說是先回宿舍去了。

吃完飯回到宿舍甫開門，便見她趴在門邊，嚇了我好一大跳。見我嗚哇鬼叫的樣子，使她笑得格外開懷，笑得連淚都在眼眶打轉。過後她又像平日一樣東扯西扯，從天文地理談到宿舍八掛，見她談笑如常我鬆了口氣，這幅模樣應該是與父親和好了吧。

晚上我們如常攬了個籃子各自進一格淋浴間洗澡。熱水像藤條抽在我的手上，我看得出了神，這好像是活着的感覺。「咯咯。」正洗着澡驀然聽見這聲音，飄遠了的思緒瞬間墜入現實，整個人像死機一樣，四肢僵住不能彈動，一瞬間腦海浮現數念上百種可能性。數念間，她的聲音從隔壁傳來：「對不起啊，是我敲的，我想要洗髮水。」我這才像活了過來，把洗髮水從下面的水槽遞了過去。「你最近還會聽見那些東西嗎？」水聲嘩啦啦地打在地下，水蒸氣把眼前的都霧化了，那樣害怕的情感也跟隨霧氣升高，然後緩緩飄走了。我仰頭一邊洗臉一邊努力回想，嘴角不自覺地上揚，「你這麼問起，最近好像少了許多，起碼不用吃安眠藥了。」她沒有回話，隔了好一會兒才開口：「那很好啊，以後會越來越好的。」她的聲音夾雜在水聲中，有些模糊，任何東西摻了水霧都充滿了不確定。

那時候的我也是如此想的。

五、

接下來一連數日她都沒有回宿舍，Instagram上不見她更新，訊息不回電話也不接，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事情，平日總能通過各種人得知她的消息。而今她像是人間蒸發一樣，半點踪跡也沒留下。不由得想起最近的各種新聞，我像熱鍋上的螞蟻焦躁難耐，剛坐下就又站了起來，成天拿起手機猛刷新聞卻又不希望看到她的消息。

幾天後，終於有了她的消息。我呆呆地望着手機上的訊息，想起數年前我也曾收到相似的字句，「**父親去世了，見字速回家。**」像極了報章上的標題，我是在讀一則與我無關的新聞。

我沒想到我們再見會是在靈堂。靈堂中央的照片上，她正揚起雙唇，笑容乾淨而甜美，一雙湖水似的眼睛正柔柔地注視我。靈堂上的照片好似為了要展示給別人看一樣，都喜歡挑些笑得好看的、親切的、高興的模樣，儘管那不是真正的他們。「不要死。」耳畔驀地蕩然起她那日急切的聲音，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她可能是在對自己說的，差一點我便捉住了她。我走了過去家屬那邊想要慰問幾句，她的父母一臉嚴肅，並沒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樣哭哭啼啼。他們先是與我客套了幾句謝謝我的出席，她的母親神色猶豫，咬了咬嘴唇，把我拉到一旁悄聲問：「她……有沒有跟你提過起甚麼？你知道她為甚麼突然就……」是啊，為甚麼呢？我是不是錯過了甚麼呢？這個問題我也問了自己數十萬遍，諷刺的是我至今還是沒有找到答案，又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想找到答案。我一直以為我們的關係是特別的，卻從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我一直認為她是生活在童話之中的，她也好似不是這樣想的。如今回頭想想，我從頭到尾就沒聽過她是怎麼想的，如今她卻再也不會講了。哀歌奏起，嗩吶的聲音在室內環繞，連空氣都很沉重，各人臉上堆滿哀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在為她傷心、絕望，還是在惋惜一個年輕少女的消逝。她就躺在中央的棺木中，我跟隨前面的人的步伐向她行近。她秀麗的臉蛋畫上了詭異的白色和桃紅色，嘴角一如既往地地上揚，顯得十分僵硬怪異，卻意外地與她相符。我故意望了望她的手腕處，即便鋪上了厚厚的一層粉想要粉飾一切，卻使那上面縱橫交錯的疤痕更加突出。我好像現在才看清楚她的模樣。

「嗚嗚嗚嗚—」同行的同學忍不住低聲啜泣了起來，我一點也不想哭，心底還有些艷羨，她如今才是自在了吧，我做不到的她做到了。

天空一片狼藉，這兒灰一塊那兒又灰一塊，太陽又不知道躲到哪兒快活去了。她肯定也是如此的吧，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句話我曾經也是十分唾棄，身邊的人只會對我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現實卻是往往相反的。可是如今我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了。「**你今嘛住的彼個所在 咁有習慣 係唔係想去邊 就去邊**—」走出殯儀館沒幾步口袋裏的電話響起，我接起電話，那裏傳來一堆雜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我急忙把電話掛斷，在放下電話的瞬間突然覺得手上有成千上萬的細菌在蠕動、蠶食我的身體。我火急火燎地跑回家，換作平常我是怎麼都不願意回家的，可如今我更不想要回宿舍。我站在家門前掏出鑰匙開門，手卻不由自主

一直徑地抖，怎麼也對不準鑰匙孔，就在這時門打開了。母親一見我便哭了起來：「你怎麼這麼久都不回家，你爸的死忌快到了你也不知道回來……」她一邊垂泣一邊斷斷續續地念着，猶如一條蛇幽幽地爬進耳朵裏一點一點將我蠶食。我直接大步越過母親走進洗手間，把水流開到最大，搓搓搓擦擦擦，用盡全身力氣想要刮掉手上的髒東西，卻發現他們怎麼都依附着我的手。一抹鮮紅落入水中，隨即失去踪影，心裏這才稍稍舒暢了一點。忽然有一身穿長袖長裙的女子身影從門口掠過，隱隱地好像聽見誰在那裏低聲啜泣恐被發現，然而那聲音愈轉愈大聲。

「嗚嗚嗚嗚——」母親呼天搶地的哭喊聲恍如昨日。靈堂上父親的模樣慈祥和藹地笑着，那感覺十分詭異，我像是在看一個陌生人。我跟着母親一起低頭哭泣，甚至不用預習，眼淚很自動地流了下來。「咣—咣—咣—」那鑼聲響遍全屋，音色卻不大友善仿佛在對我咆哮：你哭得不夠傷心，再大聲點，再大聲點！我「哇」的一聲嚎啕大哭，要與那鑼聲賽個高下，旁人見狀都不禁帶點憐憫的口吻道我是個孝女，卻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好像終於能活過來了。

我伸手接了一把涼水潑自己一臉，硬拉自己回到現實，才強作鎮定地走回房間關上房門，把自己與母親隔絕開來。燭火在燈光曖昧不明的房中燃起，悄悄地，生怕別人知曉，偷來了一簇屬於我的光。天氣不熱，但仍然開着掛扇。燭火隨風向，一左一右，劇烈地跳動着，左眼皮也跟着興奮地跳動，那火光底下的蠟燭化成一汪熱油，讓尤加利葉的味道游走在房間的每個角落。烏黑的房間裏僅存的一道燭火，看着有些晃眼，但總忍不住一直貪看，好似在盼着甚麼發生一般，嘴裏不由得輕念：「再燒旺些。再燒旺些。」燭火映出對面大樓的紅光，那樓梯間好像有一高大的男子佇立在欄杆旁凝視着這邊，他的五官在我的腦海好似愈來愈清晰，我甚至不敢吭聲慌忙摀住嘴巴，環顧四周想要找一處藏匿起來。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門外又再響起敲門聲，我一驚馬上吹滅了蠟燭，幾縷黑煙飄散於房內，房間瞬息籠罩於黑暗之中。